

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作品

# 夜巡

[法]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

张国庆 译 李玉民 校



La Ronde de nuit  
Patrick Modiano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La Ronde de nuit  
Patrick Modiano

夜巡



[法]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

张国庆 译 李玉民 校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4-825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巡/(法)莫迪亚诺著;张国庆译.—北京:  
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02-010746-9

I. ①夜… II. ①莫…②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法国-现代  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311387 号

**La Ronde de nuit**

Patrick Modiano

©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1969

特约策划:彭 伦 何家炜  
责任编辑:黄凌霞  
装帧设计:汪佳诗 颜 禾

**夜巡**

[法]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

张国庆 译 李玉民 校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www.rw-cn.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62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3.75

2015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10746-9

定价:18.00 元

献给吕迪·莫迪亚诺

献给妈妈

为什么我居然等同于我自己憎恶并同情的对象？

——司各特·菲茨杰拉德

黑夜里响起了阵阵笑声。总督抬起头。

“这么说，你是打着麻将等我们啦？”

说着，他把写字台上的象牙麻将牌给胡噜了。

“就你一个人？”菲利贝尔先生也问我。

“老弟，等我们很长时间了吧！”

他们大声说话还时而耳语，表情严峻地点头。菲利贝尔先生微微一笑，随意打了个手势。总督则把头歪向左边，十分倦怠的样子。他的面颊几乎贴到了肩膀，就像是一只秃鹫。

客厅中间摆着一架三角钢琴。四壁挂着紫色帷幔和窗帘。大花盆中栽满了大丽花和兰花。吊灯的光暗淡朦胧，宛若在噩梦中。

“来点音乐放松一下吧！”菲利贝尔先生建议。

“来点轻松的音乐，我们需要轻松的音乐。”莱昂内

尔·德·吉耶夫说道。

“《今明之间》怎么样？这是首慢狐步曲。”巴鲁兹伯爵提议。

“我更喜欢探戈。”弗劳·苏尔塔娜却说道。

“行啊，快点来吧。”莉迪娅·斯塔尔男爵夫人不耐烦了。

“《你、你从我身边走过》吧。”薇奥莱特·莫里斯用悲伤的声调低声说。

“就来《今明之间》吧。”总督拍了板。

女人们浓妆艳抹。男士们衣着鲜亮多彩。莱昂内尔·德·吉耶夫穿了身橘黄色的西装和一件红褐色条纹衬衣；波尔·德·海尔德是黄色上衣，天蓝色裤子；巴鲁兹伯爵则穿着灰绿色的长礼服。已有几个人结伴起舞了：科斯塔切斯科和让法鲁克·德·梅多德，加埃唐·德、吕萨茨和奥迪沙尔维，西蒙娜·布克罗和伊雷娜·德·特朗赛……菲利贝尔先生则靠着左窗，立在一旁。当沙波乔尼可夫兄弟之一邀他跳舞时，他耸耸肩膀，并未接受。总督坐在写字台前，随着节拍轻轻地吹口哨。

“你不跳舞吗？老弟，”他问，“是不是着急了？放心吧，你有的是时间……有的是……”

“你瞧，”菲利贝尔先生明白地说，“警察就是久久的、

久久的耐性。”

他走向角柜，拿起一本摩洛哥山羊皮浅绿色封面的精装书：《叛徒文选：从阿尔西比亚德<sup>①</sup>到德雷福斯<sup>②</sup>》，随手翻看，将书页中所夹的各种东西——信件、电报、名片、干花都一一放在写字台上。总督似乎对这种研究很有兴趣。

“是你最爱读的书吗，老弟？”

菲利贝尔先生递给他一张照片。总督长时间地审视着。菲利贝尔先生站在他的身后。总督手指着照片，低声说：“他的母亲。”“对吧，老弟？是令堂大人吧？”他又重复了一遍，“令堂大人……”他面颊上流下了两行泪水，直流到嘴边。菲利贝尔先生摘下眼镜，两只眼睛睁得很大：他也流了泪。这时，响起了《来点柔和音乐》的曲调。这是曲探戈。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地方尽情蹦跳。于是就互相碰撞起来，有的人已踉踉跄跄，滑倒在地板上。“你不跳舞吗？”莉迪娅·斯塔尔男爵夫人问道，“来吧，陪我跳下一曲伦巴。”“别缠他了，”总督低声埋怨她，“这个年轻人没心思跳舞。”“就跳一次伦巴，伦巴啊！”男爵夫

---

① 阿尔西比亚德（又译亚西比德）（约公元前450—前404），雅典政治家。虽仪表堂堂、机敏过人，却自私自利，缺乏责任感。曾投靠过当时各个不同的阵营。

② 德雷福斯（1859—1935），法国犹太军官，德雷福斯事件的当事人。



人恳求地说。“伦巴！伦巴！”薇奥莱特·莫里斯连声嚎叫。在两只吊灯光下，这些人满脸通红，而且越来越红，都变成了深紫色。他们的两鬓全是汗水，眼神特别亢奋。波尔·德·海尔德的脸黑如焦炭，巴鲁兹伯爵的两颊塌陷了下去，阿希德·冯·罗森海姆的黑眼圈显得更大了。莱昂内尔·德·吉耶夫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。科斯塔切斯科和奥迪沙尔维的动作也开始迟钝。女人们的脂粉已然龟裂，毛发的颜色越来越狰狞可怕。他们全在分解，肯定要就地腐烂发臭了。他们自己感觉到了吗？

“咱们开门见山，别讲废话，老弟，”总督小声地说，“你是否跟叫什么‘朗巴勒公主’的人接上头啦？他是谁？他在哪儿？”

“听见了吗？”菲利贝尔先生也低声问，“亨利问那个叫‘朗巴勒公主’的人，要了解他的详细情况。”

唱片转到了尽头。人们分别散坐在长沙发、软圆墩、安乐椅上。梅多德打开了一瓶白兰地。沙波乔尼可夫兄弟出去片刻，端回了两盘杯子。吕萨茨满满地斟上酒。“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干一杯。”早川建议说。“祝总督身体健康！”科斯塔切斯科高喊。“为菲利贝尔警官的健康干杯！”米基·德·瓦赞也大声说。“为德·蓬帕杜尔夫人干杯！”这是莉迪亚·斯塔尔男爵夫人的尖叫声。一时间

大家举杯相碰，一饮而尽。

“朗巴勒的地址，”总督仍然低声说，“亲爱的，爽快点儿，把朗巴勒的地址告诉我们吧。”

“亲爱的朋友，你很清楚，我们强大无比。”菲利贝尔先生也低声说。

其他人都在小声交谈。吊灯光开始暗淡下来，在蓝色和深紫色之间摇曳，已分不清是谁的面孔了。“布利茨饭店越来越吹毛求疵了。”“别着急，只要我在那儿，你就一定会得到大使馆的空白信。”“亲爱的，只要格拉夫克鲁伯爵一句话，布利茨饭店就会永远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”“我跟奥托说说看。”“贝斯特博士是我的好朋友。要我跟他谈谈这件事吗？”“只要给德尔法娜打个电话，一切都没问题了。”“对我们的证券推销员得厉害点，否则他们净钻空子。”“不能饶过他们。”“再说是我们保护着他们。”“他们该感谢我们才对。”“将来人家要找我们算账，而不是找他们。”“瞧着吧，他们准会一推六二五！而我们却不得不……”“我们还没打出杀手锏呢。”“前线的消息非常好，好极了！”

“亨利要得到朗巴勒的地址，”菲利贝尔先生重复说，“一狠心就行了，老弟。”

“你这样迟疑不决，我十分理解，”总督说话了，“你

看这么办行不行：你首先告诉我们今晚在哪儿可以抓获整个地下网的成员。”

“只不过是开头难，”菲利贝尔先生补充说，“接下去再告诉我们朗巴勒的地址，就容易得多了。”

“今天晚上一网打尽，好孩子，我们等着你呢。”总督仍然是小声地说。

一个黄记事本，雷奥米尔街买的。老板娘曾问我：您是大学生吧？（人们都对年轻人感兴趣。因为将来是属于他们的。人们愿意了解他们的打算，没完没了地向他们提问题。）该有个手电筒，才好找到那一页。光线这么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只好把头埋到本子里，一页一页地翻了。第一个大写的地址是中尉——地下网的头头。尽量忘掉他那蓝黑色的眼睛。忘掉他说“还好吗，老弟”时的亲热口气吧。真希望中尉是个十足的恶棍，真希望他卑劣低下，自命不凡，是个地道的伪君子，这样事情就好办些了。然而在这晶莹明亮的水面上，却找不到一丝灰尘。万般无奈，就想想他的耳朵吧。那软骨组织，只要看上一眼，就止不住想呕吐。人类怎么会有这样一对可怕的赘疣？想象一下中尉的双耳吧，就在那儿，写字台上，比实物还大，颜色猩红、血管纵横。于是，急促地说出他今晚要去的地方：夏特莱广场。随后，一切都再容易不过了。甚至不用

再看记事本，就说出了十来个名字和地址，声调就如同一名优等生在背诵拉封丹寓言一样。

“这回一网打尽，再漂亮不过了。”总督说。

他点了支烟，两眼看着天花板，吐出串串烟圈。菲利贝尔先生坐在写字台前，翻阅着记事本。肯定是在核对地址。

其他人仍然互相喋喋不休。“再跳跳舞吧，我的腿都麻了。”“要温柔的音乐，我们需要温柔的音乐！”每人都说出他喜欢的曲子来！伦巴：《节奏小夜曲！》《我想象的爱情！》《干椰子！》《无论劳拉要什么！》《美丽的幽灵！》《你别不爱我！》。“玩捉迷藏怎么样？”有人鼓掌赞成。“行啊，就来捉迷藏！”黑夜里响起了他们的笑声，黑夜在颤抖。

几个小时前。布洛涅森林公园的大瀑布。乐队正在折磨着一首克里奥尔的华尔兹。一位头戴白毡帽，胡须花白的老者和一位穿深蓝色连衣裙的老妇，坐到我们的邻桌。悬挂在树上的折纸彩灯被风吹得摇来晃去。科科·拉库尔抽着雪茄，埃斯梅拉达静静地喝着石榴汁，谁也不讲话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喜欢他们。我很愿意仔细地描述他们：科科·拉库尔人高马大，红棕头发，暗淡无光的盲眼

中，时而也闪现出无限的悲哀。他经常戴墨镜，把这一切隐藏起来。他动作笨拙迟缓，好似梦游者。埃斯梅拉达有多大年龄？她还是一个十分娇嫩的小姑娘。我本可以说出许多关于他们的感人细节，但是我太疲倦了，不想再说下去。对你们来说，知道科科·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这两个名字也就够了，同样，他们无声地出现在我的身旁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埃斯梅拉达十分赞叹地注视着乐队的刽子手们。科科·拉库尔嘴里含着微笑。我是保护他们的天使。我们将今后每晚都来布洛涅森林，来到这个由绿荫笼罩的大小湖泊、林间曲径和茶社酒吧所组成的神秘王国，以便更充分地消受夏夜的美好时光。这里毫无变化，一如我们的童年时代。还记得吗？你曾沿着卡特兰草地的小径滚铁环。风吹拂着埃斯梅拉达。她的钢琴老师告诉我说，她有了进步。她正按拜厄的方法学习识谱，不久就可以演奏沃尔夫冈·阿玛多·莫扎特的小段乐曲了。科科·拉库尔腼腆地点燃雪茄，好像对不起人似的。我喜欢他们。我的爱中，绝无儿女情长！我在想，如果我不在，他们将被人践踏。多么可怜，多么弱小，永远无声无息。吹一口气，挥一下手，就足以使他们粉身碎骨。和我在一起，他们什么也不用怕。有时，我也想将他们抛弃，但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。比如今天晚上吧。

我可以起身低声告诉他们：“在这儿等着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科科·拉库尔会点点头。埃斯梅拉达会可怜地一笑。我只要走出十步别回头，然后，就顺其自然了。我会跑向汽车，把它旋风般地开跑。难就难在要咽气前的那几秒钟里，还要死死扼住不松手。不过，一旦那个身体一软，慢慢沉向深渊，你就会感到无限轻松，美不胜收。无论是在澡盆中施刑，还是在黑夜里保证回来之后又将某人抛弃的背叛行径，都是如此。埃斯梅拉达在玩弄吸管，朝中间吹气，使石榴汁泛出了许多泡沫。科科·拉库尔抽着雪茄。

当抛弃他们的念头诱惑我时，我依次观察他们，注意他们的每一个微小的动作，留心他们脸上的每一种表情，就像是要抓住桥的栏杆一样。抛弃他们，我又像当初那样，孤独一人。我自我安慰地想，现在是夏季，所有人下个月就该回来了。当时确实是夏季，但这个夏季将浑浑噩噩地延续下去。巴黎市内不见一辆车，不见一个行人。寂静中只有偶尔传来的挂钟报时声。有时，即使是待在艳阳下的大街拐角，我也觉得是在做噩梦。七月，人们离开了巴黎。是夜，他们最后一次汇聚在香榭丽舍大街和布洛涅森林公园的茶座上。直到那时，我才真正体验到了夏天的凄苦。这本是放焰火的季节。在树叶浓荫和彩灯下

边，将要永远离去的人最后一次大声地欢笑。他们摩肩接踵，高声喊叫、嬉笑打闹，兴奋异常。只听一片碰杯声和车门声。大逃难开始了。整个白天，我在城中漫无目的地游荡。烟囱冒着黑烟：他们逃跑前要烧掉所有文件，摆脱不必要的行李拖累。无数的汽车排成长蛇阵，涌向巴黎的城门。而我却坐在街头的长椅上。真想也随他们逃去，但我却没有什麼值得挽救的东西。一旦他们走了之后，幽灵就会出现，将我团团围住。我会认出几张面孔。女人们都浓妆艳抹，男人们也像黑鬼一样，打扮得花里胡哨：穿着鳄鱼皮鞋和五颜六色的衣服，戴着白金戒指。有的人一说话，就露出满口金牙。如今我落到了这些小人手里：这些在鼠疫吞噬了市民之后占领城市的耗子们。他们发给我警察证和持枪证，要我潜入一个“地下网”，伺机瓦解它。自童年始，我已多少次食言、爽约，觉得再当什麼正牌的叛徒未免太“幼稚”了。“我等一会儿就回来……”我最后一次注视了这些面孔，黑夜将把他们吞掉……其中一些人根本无法想象我会离他们而去；另外一些人则面无表情地望着我，“你真的还回来？”我还记得我每次看表时那奇怪的揪心之感：他们已等了我五分钟、十分钟、二十分钟。他们可能还未失去信心。我想赶紧去赴约，这种诱惑通常要持续一小时。告密却要容易得多了。几秒钟的时间

就可以说出不少姓名和地址。不折不扣的暗探。假如他们愿意的话，我甚至还会成为杀人犯。我将用无声手枪打死那些受害者，然后观赏他们的眼镜、钥匙串、手绢、领带——这些可怜的物品。这些东西本来只对所有者有意义，但比死者的面孔更能令我动情。要杀死他们之前，我的目光不会离开人身上最不起眼的地方：鞋。人们认为，第一次见面时，只有手的躁动、面部表情、眼光和声调才能激动人心，那可错了。对我来说，感人之处就在鞋上。我一旦悔恨杀了人时，不是回想他们的微笑，他们的心地，而是回想他们的鞋。尽管这么说，这年头，干这种无耻警察的行当，还真来钱！我兜里有大把大把的钞票。我用这些钱保护科科·拉库尔和埃斯梅拉达。没有他们，我就会太孤单了。有时，我也想象他们并不存在。我就是这个红棕头发的盲人和这个孱弱的小女孩。真是自怜自慰的绝妙机会。再忍耐一会儿吧。泪水快涌出来了。我终于要体验到英籍犹太人所说的“自怜”这种感情的甜美了。埃斯梅拉达朝我微笑。科科·拉库尔吸着雪茄。白发老汉和蓝裙子老妇。四周的空桌椅。忘记关掉的吊灯……我时时害怕听见砾石上的刹车声。车门啪的一响，他们就会慢慢地、摇摇晃晃地向我们走来。埃斯梅拉达皱着眉头，吹出一串气泡，看它们上下飞舞。其中的一个碰到老妇人的



脸，噗地破了。树枝在微颤。乐队奏起了恰尔达什舞曲。然后是狐步舞曲、军队进行曲。再过一会儿，就不知道演奏什么乐曲了。所有的乐器都气喘吁吁、抽抽噎噎。被他们拖进客厅里的那个人的脸又浮现在我眼前：他双手绑着一条皮带，先是想拖延时间，朝他们做逗人的鬼脸，似乎要使他们开心。后来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，千方百计去刺激他们：他向他们频频传递媚眼，一颠一颠地裸露出右肩，四肢乱抖，跳起了肚皮舞。这个地方真是一秒钟也不能多待了。音乐就要随着最后的噪响而消亡。吊灯也将熄灭。

“咱们玩捉迷藏吧？”“这主意太妙了！”“我们根本不用蒙眼睛。”“光线够暗的了。”“就由你开始吧。奥迪沙尔维。”“你们快散开！”

他们蹑手蹑脚。只听有人在开壁柜的门，肯定想藏到里边去。还能感觉到有人在写字台周围爬行。地板吱咯直响。有人撞在了家具上。窗前现出一个人的身影。低低的笑声，无声的喘息。动作加快了。准是跑了起来。“巴鲁兹，抓住你了。”“错了，我是海尔德。”“那是谁？”“你猜！”“罗森海姆。”“不对。”“科斯塔切斯科？”“不对。”“猜不出来了？”